蕉軒隨錄

蕉軒隨錄卷八目錄

論書如樹梢挂蛇
六六七七八八
排冲
廣東地暖
禮義信足以成德
游龍杖
人臣存心當敬
手無斧柯
讀經流涕

蕉軒隨錄卷八

定遠方濬師子嚴

柳子厚語

柳子厚曰退之病余與浮屠游予與之遊者非必能通其言也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閑吾病世之逐逐然惟印組是務以相軋也則捨是其奚從其言如此吾不知黨韋王時馮藉勢權排擠士類是不愛官不爭能不務印組之本心否古文家動以柳配韓實千古不平事

搗網

唐參寥子闕史序或預聞長者之論退必草於搗網搗網疑即簡牘之屬

蔡蕤陳自強

蔡蕤附蔡京敘族屬尊京爲叔父京命其子攸修等出見蕤遽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此諸父行也陳自強係韓侂胄童子師恒居稱侂胄爲恩王每謂人曰吾惟一死以報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管子曰禮義廉恥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輩豈非國之妖孼乎

葉夢鼎怒賈似道曰吾斷不爲陳自强抗章求去其識見遠矣

沈確士先生

長洲沈確士先生晚年登第洊歷卿貳復優遊林下者十餘年壽九十有八自古詩人遭際罕有其比恭讀純皇帝御製詩注曰沈德潛與錢陳羣余嘗稱爲江浙二老施恩則同而守分承恩則沈不逮錢遠甚德潛吳中諸生久困塲屋乾隆戊午舉於鄉年巳七十其成進士選詞林皆由物色而得之授職甫三年即擢至詹事

再遷禮部侍郎命在尚書房授諸皇子讀戊辰秋引年乞休准致仕瀕行呈所作歸愚集顧賜序文德潛早以詩鳴非時輩所能及余耳其名已久頻年與之論詩名實信相副笑俞所請因云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蓋異數也辛未南巡命在籍食俸丁丑加禮部尚書銜乙酉賜其孫維熙爲舉人嗣復時予存問賚踰百齡壽以己丑秋卒於家聞而贈階優卹以示軫惜并入祀賢良祠生前身後寵榮至矣顧其辛巳來京以

選刻國朝詩別裁集乞序閱之則以錢謙益輩爲本朝之冠其人皆士類所不齒德潛首列之離忠孝而言詩乖於正道其他序次亦多踳誤意德潛耄荒或其門下士依草附木者流所爲而德潛未及檢因命內廷翰林重爲精校以定去留並序示大義而還之猶包容不加責也戊戌秋徐述夔逆詞案發沈德潛曾爲作傳稱其品行文章皆可法直視悖逆詩句爲泛常轉欲爲之記述流傳則其心斷滅盡矣使其身尚在獲罪不小雖已死亦不可竟置不論因下廷臣議僉云應削奪所有階

銜祠謚并仆其墓碑以爲衆戒並從之今作懷舊詩仍列詞臣之末用示彰癉之公且知余不負德潛而德潛實負余也徐述夔家饒於貲德潛爲之作傳不過圖其潤筆貪小利而誤大逆不知有恥并不知畏法矣德潛無子其嗣子種松不知何所來人甚不肖狎邪作惡曾命該撫就近約束之幸而未致生事抵罪而德潛末年所得誤墓財皆被其蕩費罄盡娶妾至多養子至十四人其因德潛賜舉人者不久卽夭其餘無一成材者實德潛忘艮負義之報也

飛天神圖

直隸曲陽縣北嶽正殿兩畫壁相傳爲唐吳道子眞筆西壁最高處畫有飛天神皃極猙獰有威明萬歷間邑令趙偘刻諸石其圖幾傳遍海內所稱曲陽鬼者即此非招福門壁唐人劉伯榮畫也北嶽廟招福門壁上唐人劉伯榮畫鬼尉像毛骨森竒神采飛動世稱爲妙技摹搨既久漫滅已甚殿壁原圖現尚完全無缺道光二十七年署邑令鄧廷梅恐石刻既漫滅泥壁終必毀壞倩善繪者依壁鈎摹重刻諸石其較舊爲大者舊圖乃縮小此則原蹟也語詳定州志家子言

兄汝嘉權令高邑卸事後僑居曲陽曾攜以見餉云

椒花雨

楊誠齋自釀酒曰椒花雨見南湖集詩註

秦梓林㮯

秦檜之兄名梓曾官直學士其孫婿熺之女夫林㮯字子長

一字景安長溪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官右司郎中有

橫堂小集

宋朝李杜

李韶五歲能賦梅花杜範亦以廉直顯時並稱李杜

吳侍郎手札

吳香亭侍郎 玉綸 有致先伯曾祖耐齋公書云三月初五日接四兄手翰猥以亡室任夫人葬事重承枉賀指示周詳含其舊而新是阡繪圖以寄禨祥之說我不敢知所慰者平安兩字向例作碑板文字不諱言謝重其事也豈亡者之體魄賴以封且安而忘之乎弟與君家柰託姻好自庚子春假省還　朝蹤分南北抵闖後與諸郎君判袂京華不得覘所學進境者久矣已往之光陰如掣電後生之期望如置郵想阿翁同此情懷耳弟

邵武試竣按臨汀州汀爲牛女分野其水南流入於海出丁位利科甲故以汀名郡閩重形家言而汀爲甚諸所見墓門安置備極精整前由邵而汀也在清明之後三日翠華遠峰間冢上掛紙錢者纍纍矣頗觸春露秋霜之感因思禮經載卿以下有圭田四牡之詩曰不遑將母古聖王恩明意美不啻人其室家代爲籌畫子以祭而豐念其祿之養皆本至性至情所推及非以發其天地生成之感爲奔走公孤卿尹百執事之具也然上所以慰勞而逮恩者既如禮與詩之詳且至百爾君子

載馳載驅自不容一刻緩所謂士重報禮忠尤性生者乎况余奉氷鑑於　九重之　訓歴星軺於三載之間月旦從容按期蒇事非若遺大投艱之况瘁也以視四兄樂天倫於誦讀望佳氣以登臨逸者忘其逸猶勞者忘其勞也君子素位而行易地皆然要以東坡若過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之說思之所得較多健羨何似撥耐齋公諱熙別字庶咸精青烏術書中故有汀爲牛女分野一段紙用桃花箋凡八葉毎葉六行爲先資政公所藏癸丑賊亂付諸煨燼矣重讀一過不禁憮然

論書如樹梢掛蛇

東坡嘗論山谷書曰魯直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掛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蟆二公大笑先資政公嘗有句云牙籤落架因生蠹禿筆臨書掛死蛇

六六七七八八

馮六六元之名妓也殷七七能開頃刻花者也陶八八以丹授顏魯公肅宗時道士也

排沖

猺類不一大者爲排小者爲沖見連山誌

廣東地暖

廣東地氣溫暖冬月蟋蟀滿階蟲蟲飛擾無異夏時花木四時皆開放東坡詩云静看月窗盤蜥蜴臥聞風幔落蛜蝛又正月與數客野步雜花盛開云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袁文甕牖閒評以爲蜥蜴蛜蝛非冬閒所有之物含笑佛桑夏中所放蓋未到嶺南讀蘇詩而疑之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

東坡試制科形勢不如德論不知出處禮義信足以成德論吹劍錄外集作禮知信誤知子由記不得乃厲聲索硯水曰小人哉子由始悟出樊遲學稼註按何晏論語集解焉用稼下註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朱註未會採入宋張根吳園易解坎卦王公設險注形勢不如德非大人莫能守也本史記吳起傳

游龍杖

湯文端公金釗游龍杖歌云休門老人棲蓬廬荒園日涉成清娛散步瓜疇與芋區秋花錯雜爛漫斑雞冠鳳仙紫白朱豆莢羊眼葵葉覓映帶游龍十數株丹珠瓔

珞垂流蘇中有一株高丈餘花葉峻茂與衆殊老人對
此三躊躇上循其頂下至趺叮嚀園僮慎勿鋤當老其
材爲杖扶天寒霜肅百卉枯茲材玉立蒼珣玗深根拔
出污泥塗夭矯頭角張蚪鬚暴以杲日芟繁蕪直節外
挺中心虛神物變化來仙都輕逾邛竹堪風趨堅比鶴
脛鏗庭除老人腰脚忘疲劬撰杖低頭起長吁世間良
材何處無不遇知己糞土如薅以鏄趙同朽荼誰信功
與靈壽俱蘆簾梅帳竹几舖陪以朱履行于于寄語水
國多選儲上之伊耆養老須杖國杖朝爾與吾延年繪

入香山圖按詩隰有遊龍傳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文端擇其幹之老者製爲杖質堅而體輕甚適於用今粵東山中老藤色似黃楊或留本色或施以朱漆製杖亦可手李太白詩所謂手中萬歲胡孫藤也唐宋諸公多有吟詠若文端此詩實開山第一章矣

人臣存心當敬

唐宣宗即位於太極殿宰臣李德裕行册禮退上謂宫侍曰適行近我者非太尉耶此人每顧我使我眉髮森

登後二日遂出爲荆南節度明　神宗冲齡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作背張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身後卒致削奪之禍嗚乎霍光驂乘漢宣帝若有芒刺在背及安世代光而帝乃從容肆體傳曰爲人臣止於敬何二公之見不及此也

手無斧柯

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鳥而不得生網羅汲冢周書語也手無斧柯蓋本此

讀經流涕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則流涕

北齊趙郡公高獻生三旬而失父及數歲讀孝經則流涕

官年

今之履歷年歲每增減若干謂之官年不知此風自宋已然岳珂愧郯錄世俗便文自營年事稍尊者率損之以遠垂車襁褓奏官者又增之以覬速仕士夫相承遂有官年實年之別間有位通顯者或陳情於奏牘間亦不以爲非珂攷之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詔劾內殿

崇班郭繼勳增加歲數情罪以聞以其陳乞楚州監當自言出職日實嘗增十歲也按北史傅修期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是可作今之官年論矣

呂留良論南雷文案

呂留良卒於康熙二十二年後四十餘年而有湖南人曾靜之案牽及留良

世宗查閱留良所著詩文日記語多狂悖并其子葆中戮屍梟示相傳留良之戮屍也開棺時面如生頸受刃

尙血痕縷縷詳紀文達筆記按留良字用晦號晚村爲我朝諸生十餘年忽自以淮府儀賓之後追念勝朝棄青衿而爲僧平生篤信程朱又負重望遂敢肆意譏訕卒罹國法識者啞之余在京師於荒肆中見有晚村文集數十葉鼠齧蠹蝕破碎不堪讀惟答張考夫與魏方公兩書尙完備考夫者楊園先生也館留良家故有廬席以待伊洛臨講語其與魏方公書則專論南雷文案者書云惠示南雷文案雨中無事卒閱之其議論乖角心術鍥薄觸目皆是不止如尊意所指摘僅且中一首也

且中誌銘固極無理而莫甚於與李杲堂陳介眉一書其意妄擬歐陽論尹師魯墓誌之作詞氣甚倨傲然以古作者自居教二生以古文之法及爲誌銘之義夫不論法與義則愚不得而知若猶是法也義也則某竊有詞矣凡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原與史法不同稱人之惡則傷仁稱惡而以深文巧詆之尤不仁之甚然猶曰不没其實云爾未聞無其實而曲加之可以不必然而故周内之而猶曰古誌銘之法當然也所引昌黎銘法爲證猶可笑李虛中衛之元李于之方術燒丹其平生

他無足傳而實以好異死法固不得而易也王適之謾婦翁所以狀侯高之駃與適之負奇耳如史記稱高祖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豈爲謗高祖哉至柳子厚之誌銘則更不然子厚之黨叔文輩也事關國史其是非既不可移而爲子厚誌則此其一生之大事又非細故瑣語之可隱而不必存者也然至今讀其文淋漓悲痛但致歎於無推挽與排擠下石之人蓋已深爲之湔祓矣今謂旦中工揣測人情於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不必純以其術試取此數語思之其人品心術爲君子乎爲

小人乎謂旦中之醫爲下品某不敢知謂旦中之人品心術爲小人此某之所决不敢信也若太冲本意止歎惜旦中馳騁於醫而不及從事太冲之道則亦但稱其因醫行而廢學亦足以遺詞立說矣何必深文巧詆之如此是昌黎一誌而出子厚爲君子太冲一誌而入旦中於小人其居心厚薄何如也乃欲以猘獒之牙擬觸邪之角哉且昌黎立身皭然未嘗與子厚同黨故可以歎惜不諱若旦中之醫則固太冲兄弟欲藉其資力以存活故從臾旦中提囊出行其本末某所親見具悉今

太冲書中亦明云弟與晦木標榜而起矣旦中果有過乎則太冲者旦中之叔文也使叔文而歎惜子厚天下有不疾之者歟又謂甬波諸醫肩背相望旦中第多一番議論緣飾耳太冲嘗遣其子名百家字正誼者後託貴人為二子百家百學援闖倒貴人偶誤記納百家正誼爲二今改百學名百家以應之非昔之百家矣納拜旦中之門學醫矣夫以旦中之術庸如此其緣飾之狡獪又如此旦中於太冲其歸依相知之厚也又如此不知太冲當時何以不一救止之而反標榜之又使其子師事之及其死也乃從而掎摭之驅使於生時而貶駁

之身後則前之標榜既失之僞今之誌銘又失之苛恐太冲亦難自免此兩重公案也即身名就剝句引歐陽銘張堯夫側亦厲不倫歐陽所謂昧滅歎年位之不竟其施也太冲所云譏其不學太冲之道而抹摋之也曰中生平正志好義才足有爲其大節磊落足傳者頗多固不得以鑿枘之又豈遂爲醫之所掩哉世有竊陳王之餘涎掇雜流之枝語簧鼓聾瞶建孔招顏藉講院爲窣牘之階飾丹黃爲翰苑之徑一時爲之鬨然然而山鬼之技終窮妖狐之霧必散此乃所謂身名就剝者耳

旦中身無違道之行口無非聖之言其生也人親之其沒也人惜之然則旦中之日雖短而身名固未嘗剝也太冲雖欲以私意剝之亦烏可得耶夫德不如曾史功不如禹稷言不如遷固郎曰身名就剝然則太冲之必不如曾史禹稷遷固已萬萬可信也口空長而名並剝方自悲之不暇而遑及悲旦中乎所云是是非非一以古人爲法言有裁量毀譽不淆古文之道豈復有出於此然拔太冲之茅以剝其屑其誌銘中如降賊後逝者授職僞府賊敗懸死者輒進賊庭歸而伏誅者與稱其

忠節而憤其曲殺以國論之大名教之重逆迹之昭然不難以其私嗔也而曲曲出焉一故人陰私之未必然者則必鉤抉而曲入焉是非毀譽淆乎否乎言之裁量謬乎否乎當道朱門枉辭貢諛紈袴銅臭極口推尊備至幺麼鬼瑣莫不爲之滅瘢刮垢粉飾標題獨取此貧交死友奮然伸其無稽之直筆而且教於人曰此爲古文之法誌銘之義當然也世間不少明眼有不爲之胡盧掩鼻歎太冲有云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學罵者也觀南雷文案一部非學罵之巨子乎罵人之罵而

自好罵人此楚圍之轉受僇於慶封也夫罵焉而當則曰懲曰戒罵苟不當則曰悖曰亂今以悖亂之罵而橫加諸人曰此古法也豈惟古文之道亡將生心害事其爲世道人心之禍又豈小小者乎旦中臨絕有句云明月岡頭人不見青松樹下影相親此幽淸哀怨之音也太冲改不見爲共見且訓之曰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見卽墮鬼趣夫使旦中之神共見於明月岡頭直活鬼出跳矣旦中之句以鬼還鬼道之正也如太冲言卽佛氏大地平沉有物不滅之說耳靑天白晝牽率而

歸陰界太冲之云無乃正墮鬼趣乎即不見共見以詩家句服字法而論孰佳孰否老於詩者皆能辨之此文義之失又其小者矣飄風自南青蠅滿棘本不足與深辨但念旦中疇昔周旋今日深知而敢辨者僅某一人而已若復閟默畏罪是媢生貴而減亡友也故欲直旦中之誣則不得不破太冲之罔耳又念信旦中之審者莫如賢叔姪兄弟故敢嘮叨及之至太冲所以致憾旦中而必欲巧詆之死後其說甚長亦不欲盡發也昨吳孟舉兄亦深爲歎惜寄示此書後有續集吾悔集四卷

則此本猶有未全者謹納上幸視至不宜南雷文為黃黎洲宗羲著黎洲列蕺山門下又為忠端之子見賞於虞山錢牧齋僞魯王監國時擢至副都御史海上之變不能一死塞責迨塵氛靖後
聖祖如天之德不復根究僞朝從亡諸人黎洲乃儼然自居明之遺逸草間苟活年逾八旬忠節兩字我不敢知也今所刊南雷文定蓋晚年删定之本如高旦中墓誌等篇均削去不復存或亦自知其短貽身後之掩覆歟江藩漢學師承記殿黎洲甯人於八卷之末而褒貶

究未允當予之錄留良文蓋欲後人知黎洲爲人亦不以人廢言之義也

學而時習

學而時習之何晏集解王肅曰時者以時誦習誦習以時學無廢棄所以悅懌皇侃疏引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導人情性使自覺悟而去非取是積成君子之德時者凡學有三時一就人身中爲時二就年中爲時三就日中爲時也一就身中時者受學之道擇時爲先長則捍格幼則昏迷二就年中者夫學隨時

氣則受業易入三就日中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李季可松窗百說云所學者道而道不可見散而爲事業在學者時時習而行之知其爲善有益而非難故悅時者不欲盡拘以漸進之之意按朱子分先覺後覺而解時習如鳥數飛似不若王氏等論切當也

施全葛誠

宋小校施全刺秦檜不中死人呼爲施將軍明吳人葛誠以蕉扇招市人殺稅監尜隨人呼爲葛將軍

謝表沈痛

明陳倣崇正十五年擬鐲賦淸獄羣臣謝表中云民窮則盜起爲民淸盜而驅民於盜者更多法玩則奸生用法除奸而借法行奸者益衆語語沈痛實能道出衰時弊政不徒賞其文字之工也

給暹羅檄諭

乾隆四十年秋閒廣東船商陳萬勝帶投暹羅國鄭昭文禀一件內稱平定打馬部落人衆投歸內有滇省趙成章等十九名附商船送回并情願合擊緬匪乞賞給

礮鐵炮位等語時大學士李公侍堯總督兩廣據鄭昭
所稟奏聞并擬檄諭一道意欲准其合擊緬匪奉
上諭中國當此全盛之時如果欲征剿緬匪何必借助
於海外小邦况撫馭外夷亦自有道若藉其力剪滅叛
蠻彼必恃功而驕久且效尤滋甚更難駕馭此乃一定
之理李侍堯等蓋見未及此也現令軍機大臣代擬檄
稿發去李侍堯接到後卽照向例繕寫發往等因欽此
自來借助外族必有後患我
高皇洞悉隱微力持大體實非臣下所能企及於萬一

者附錄檄諭於後

兩廣總督李　為檄諭事本閣部堂接閱來稟並開列名單送回滇省兵丁十九名具見小心恭順所請磺鐵銃仔前經駁飭今除銃仔一項關係軍器定例不准出洋未便給發外其需用硫磺鐵鍋准照上年請買之數聽爾買回以示獎勵至所稱若以緬匪兇頑罪在不赦欲加

天討昭願率兵合擊但昭統攝初安軍需缺乏冒乞

恩賜磺鐵銃仔並懇據情呈奏等語所言已悉但

天朝統馭寰宇中外一家國富兵强勢當全盛前此
平定準噶爾囘部西北拓地二萬餘里今因兩金川
狼狽爲奸負
恩抗拒官兵征勦現已擣其巢穴大功指日告成獻
俘行賞西南諸番部亦可永慶安全
德威所佈遐邇莫不震攝至緬匪頑蠢負嵎甘棄
生成之外實爲覆載所不容亦屬貫盈所自取邇年
因伸討金川遂將滇兵暫撤今策勲在邇或閱一二
年稍息士卒之力再行厚集兵力將緬匪一舉蕩平

此時自難預定若果欲掃除緬匪則以百戰百勝之
王師奮勇直前所向無敵視攻搗阿瓦不啻摧枯拉
朽何難爾海外彈丸聚兵合擊或爾欲報故主之仇
糾約青霾紅沙諸鄰境悉力陳兵盡除花肚亦爾自
爲之設或爾志得伸據實稟報本閣部堂覆核無異
自當代爲奏聞
大皇帝爲天下共主亦必鑒爾忠誠予之嘉奬至於
中國之欲平緬匪與否
聖主自有權衡固非我守土之臣所敢料亦非爾之

所當請問也爲此詳悉檄諭知之須至檄者

鄭司農

鄭元字康成桓靈時遭黨錮十四年蒙赦大將軍何進袁紹等皆辟不起徵爲大司農以病乞還故稱鄭司農

鄭衆字仲師鄭大夫興之子亦稱鄭司農康成學本馬融而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

爾雅非周公作

葛洪西京雜記曰茂陵郭威好讀書以爲爾雅周公所著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所制明

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遊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世父蓮舫先生髫齡時先大父授以爾雅並引西京雜記告之世父對曰昨讀梁山晉望也按成王封弟叔虞爲唐侯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周公時安得有晉耶大父驚異謂非常兒所能

地中有水

易取對待師衆也故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

衆比輔也故衆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疏地中有水欲見地能包水水又衆大是容民畜衆之
象若其不然或當云地在水上或云上地下水或云水
上有地今云地中有水葢取容畜之義也愚按行師之
處水草爲先地中有水方足供民衆之用管子凡立國
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岸而水用足
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其用意正同

梛

今官銜中知府以上早晩發鼓州縣發梛正字通淅本

背穿孔官衙設之爲號召之節或以竹作筒兩頭留節旁穿小孔擊之有聲似古之用梆若宋史官舍擊梆自守則近於今之支更巡夜者

閻百詩

閻百詩於康熙元年遊京師依託合肥龔端毅公爲之延譽由是知名其卒也相傳世宗憲皇帝親製祭文并輓詩以賜然恭閱世宗御集均不載儀徵阮文達公元撰儒林傳稿稱其所著

孔廟從祀末議十一事乾隆十二年檢討山陽阮學浩
上其議部議未准濬師恭讀
高宗純皇帝諭旨曰翰林院檢討阮學浩所奏貢生閻
若璩
孔廟從祀末議十一條朕粗加披閱大概多前人所已
經議及非有卓然至當不易之論有裨典制必當見之
施行者即如議樂舞宜用八佾籩豆宜用十二條其
意謂尊崇祀典宜用天子禮樂夫
孔子道德高厚與天地參即備天子禮樂以奉之亦未

足以昭崇報我朝
列聖隆禮致敬於
先師至矣盡矣而樂舞仍用六佾非畧而未講也朕謂
季氏八佾舞於庭
孔子斥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顧以
孔子所非者祀
孔子是得爲敬
孔子乎在他人則議之在己則受之於聖人之心安乎
謂

孔子生未嘗爲諸侯六佾亦豈所固有此乃本之宋臣

王安石謂史記不當列

孔子於世家不過文人翻新立說豈足據爲定論且天
子尊師所貴宣明德化敦敘彝倫實能行聖道以端治
理明聖教以淑人心坐而言起而行使天下無一人不
與被聖人之澤至於樂舞之儀文籩豆之度數其末節
耳而以此爲尊師首務豈所謂能知輕重者乎又所稱
兩廡先賢先儒位次凌躐宜請釐正一條兩廡從祀諸
人累朝互有出入蓋書生習氣喜呈臆斷而肯與章就

其一偏一曲之見言人人殊考之前史甚至有迎合時事黨護鄉曲者漢臣議禮如聚訟之譏良有以也阮學浩所信者閻若璩之說而閻若璩此條如何釐正若者宜先若者宜後在閻若璩即可定論況

孔廟祀典於雍正二年奉

皇考世宗憲皇帝諭旨令廷臣集議所有應增祀復祀之先賢先儒已經一一釐正閻若璩所謂西多於東者蓋未釐正以前之舊今定從祀東廡六十二人西廡六十一人位次秩然初無淩躐現載大清會典閻若璩固

未及見阮學浩何備官而亦未之聞耶祀典關係重大若祗憑其私心淺見率議更張忽進忽退忽東忽西成何政體以朕觀之此二條即不可施行是以明切曉諭令衆知之其餘各條或有應議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詳議具奏欽此謹繹

天語足破儒生迂腐之見也

正一真人

正一真人本承襲一品宣城梅文穆公瑴成奏請裁抑經大學士會部議降五品秩

旨改視三品職著爲例此乾隆三十一年事

使饞長而後食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謂之饕餮甚矣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也魯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酒食所以合歡文伯與敬叔兩賢相合不知何以添此惡客眞令人敗興

勝古者三

毛大可檢討譔沈君益園遺狀中云予嘗謂今人不及

古而勝古者三古祭不及祧而今則四親以上同堂共祀於禮爲黷贈君曰吾甯爲其黷者古一姓而分數氏一氏而分數族族愈煩則分愈遠而今則上聯遙冑下通疏屬不無太濫乃贈君修譜偕族兄度支員外名振豪者統宗而合族自晉唐至今異地散處者纖悉不漏曰吾甯爲其濫者古父子異宮兄弟遠房室故緦麻之服不及五世至六世而親服俱絕而今則兩世共財三世共爨甚至七世九世十八世猶然同居而合處謂之畸行亦謂之異節而贈君與兩弟公財共居垂老不分

變曰吾甯爲其畸且異者此一段讀之令人油然生孝悌之思

畫像

畫像二字見於周禮但專指旂旗等名論衡稱俗畫女媧像爲婦人形吳越春秋稱覆釜山禹廟有神姑像圖畫見聞誌後漢光武明德馬皇后嘗從觀畫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爲后曰恨不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羣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是畫像由來已久今之繪衣冠者曰影曰眞容圖行樂者曰小照曰行

看子爲人子孫歲時伏臘懸其祖若父影像於堂相率展拜亦如生如存之意程子謂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是說也子不謂然手澤杯棬隨在皆若吾親之降臨左右何獨於影像而疑之畫之逼似者固儼然吾先人之遺皃也卽畫之稍不似者以吾之精誠與吾之先人神氣息息相關不猶愈於設尸立主耶

兩淮提引案

乾隆戊子德州盧雅雨先生以告病在籍逮使因兩淮

提引事發政府亦有中傷之者遂革職下獄死此乾隆間一大案予於家藏邸報中𢹂續記之特錄於此尤拔世之初任兩淮鹽政也奏稱上年普福奏請預提戊子綱引目仍令各商每引繳銀三兩以備公用共繳貯運庫銀二十七萬八千有零普福任內所辦玉器古玩等項共動支過銀八萬五千餘兩其餘現存十九萬餘兩請交內務府查收

上以此項銀兩歷任鹽政並未奏明私行動用檢查戶部檔案亦無造報派項用數文册且自乾隆十一年提

引之後二十年來銀數已過千萬餘兩顯有濛混侵蝕情弊密派江蘇巡撫彰寶會同尤拔世詳悉清查旋據彰寶等查奏節年預行提引商人交納餘息銀兩共有一千九十餘萬兩均未歸公前任鹽政高恒任內查出收受商人所繳銀兩至一十三萬之多普福任內收受丁亥綱銀私行開銷者已八萬餘兩其歷次代購物件借端開用者尚未逐一查出奉

旨褫奉宸院卿銜黃源德徐尚志王履泰布政使銜江廣達按察使銜程謙德汪啟源職解現任運使趙之壁

任前任運使盧見曾鹽政高恒普福并褫職押見曾赴
揚州審訊讞成得
旨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經大學士公傅恒等覆
奏云查兩淮商人疊蒙
皇上賞給卿銜厚加
賜賚受
恩至爲優渥乃於歷年提引一案將官帑認爲已資除
自行侵用銀六百二十餘萬兩外或代購器物結納饋
送或藉稱差務浪費浮開又復冒銷銀至數百餘萬兩

於法於情均屬難宥今既敗露犯案又蒙格外
天恩免其治罪所有查出各欵銀兩自應儘數追繳以
清
國帑查歷年提引應行歸公銀一千九十二萬二千八
百九十七兩六錢此內除奉
旨撥解江甯協濟差案及解交內務府抵換金銀牌錁
與一切奏明動用並因公支取例得開銷銀四十六萬
一千七百六十九兩九錢二分五釐又現貯在庫歸欵
銀二十六萬二百六十五兩六錢三分六釐二共銀七

十二萬二千零三十五兩五錢六分一釐應如該撫等所請免其追繳外所有各商節年領引未完納銀六百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八十四兩一錢六分六釐又總商藉稱辛力膏火銀七十萬三千六百二兩又楚商鹽支膏火銀二千兩又總商代鹽政等購辦器物浮開銀十六萬六百八十七兩零又各商藉差動用銀一百四十八萬二千六百九十八兩八錢並辦差浮開銀六十六萬七千九百七十六兩八錢以上商人名下共應繳完銀九百二十七萬五百四十八兩七錢七分九釐其各

商代吉慶高恒普福購辦器物作價銀五十七萬六千七百九十二兩八錢二分一釐又各商交付高恒家人張文學及顧蓼懷等經收各項銀二十萬七千八百八十七兩八錢五分二釐又各商代高恒辦做檀梨器物銀八萬六千五百四十兩一錢四分四釐均係該總商等有意結納於中取利以致浪費無節亦應照該撫等所請高恒普福名下無可追抵之項均著落總商名下賠完通共計應追繳銀一千一十四萬一千七百六十九兩六錢至普福自向運庫支用並無檔册可稽之丁

亥綱銀四萬二千八百五十一兩四錢三分九釐該撫
等旣稱雖非各商經手但正項虧缺未便無着若普福
不能追抵在於通河衆商名下均攤賠補亦應如所奏
辦理其盧見曾婪得商人代辦古玩銀一萬六千二百
四十一兩例應於盧見曾家屬名下勒限追繳但查此
項代辦古玩銀兩原係各商有意交結逢使濫行動用
如盧見曾家屬名下不能全完亦應在商衆名下着落
分賠至該撫等所稱商衆情願於本年戊子綱一年限
內先繳銀一百二十七萬五百四十八兩七錢七分九

釐其餘應完之八百萬兩可否分限完納按綱帶完一
百萬之處查應完銀兩自應酌與限期俾伊等得以從
容完繳不致有碍運務應如所請本年先完銀一百二
十七萬五百四十八兩七錢七分九釐其餘八百萬兩
自明年爲始每年完銀一百萬兩分至八年全完至代
鹽政購辦器物及交付張文學顧參懷並辦做檀梨器
物應行着賠之八十七萬一千二百二十兩八錢二分
一釐又普福自支取丁亥綱銀四萬二千八百五十兩
四錢三分九釐亦着落衆商賠完又代盧見曾辦古玩

銀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兩如伊家屬名下不能完抵並於名商名下著追俟伊等本身應繳銀兩全完後所有各項應行追賠銀兩亦限一年完繳通計分作十年全完應請交與鹽政運使等分年按數催繳每年如數交庫仍令該鹽政附摺奏聞倘逾限不完除將該商從重治罪鹽政運使即照承追不力例議處再查乾隆十一年提引以後歷任運使係朱續晫舒隆安郭一裕何烱吳嗣爵盧見曾趙之璧除盧見曾業已定議治罪外其餘各員既經該撫等訊

無愧遺柒指與商人結納情弊除已故之朱續晫舒隆安郭一裕三員均應如該撫所請毋庸置議外其現任河南布政使何煟江蘇淮徐道吳嗣爵不能詳請早定章程革除鹽務隱弊均屬不合應將該二員俱照不應重私罪降三級調用查何煟現任有紀錄十二次應銷去紀錄十二次抵降三級免其降調吳嗣爵任內有加一級應銷去加一級仍降二級調用已經解任之運使趙之壁在任五年之久目擊鹽政妄行庫內收貯銀兩任聽普福提用不能阻止及護鹽政時又不能據實具

奏殊屬有心徇隱應照溺職例革職所有趙之壂現襲
世職交與兵部照例辦理至於現任總督高晉從前署
任鹽政四十餘日不能據實具奏前任總督尹繼善在
任最久且有統理鹽務之責乃竟全無覺察均難辭咎
應一併交部嚴加議處得
旨吳嗣爵從寬改爲革職留任餘依議是獄也鹽政高
恒普福運使盧見曾均伏法而刑部郎中王昶內閣中
書趙文哲徐步雲因私行送信與見曾獲嚴譴紀文達
公亦牽連貴戍焉

番老遇仙

吳山尊學士續配孫恭人淵如觀察之妹也學士年四十一入贅兗州胡城東唐鐫小印贈之文曰番老遇仙觀察催粧詩云他時沛上傳佳話更指南樓作鳳臺張船山太守亦有詩云莫倚元龍湖海氣須妨謝女弟兄才蓋調之也

陸機眞蹟

二陸俱以書名王僧虔云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較其多少宣和書譜機能章草以才見掩成哲親王藏有士

衡貞跡一卷乃

孝聖憲皇后所賜王精於八法著有論書管見

行露

詩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晦翁詩傳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者自述其志作此詩以絕其人此說實與詩序合戴岷隱溪謂男有強委聘者女不從而訟引列女傳為證家望溪侍郎謂行露之詩世

儒多引韓嬰及劉向列女傳以謂申人之女許嫁於酆夫家不備禮而欲迎之雖致獄訟女終不行誣矣哉嬰與向胡為而傳此乎蓋此詩既女子所自作則失怙恃且無兄弟之依可知矣曰嫁則許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變莫為之主雖自歸於舅姑不得謂非義況其夫就而迎之乎既有獄訟以召伯之明則必開以大義而官為之配其詩曰誰謂汝無家信如所傳是故有室家之約也以一禮未備而終不肯行則將轉而之他乎此害義傷教不近於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風以為教於閨門

鄉黨邦國歟嬰向之蔽良由未達於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辭害義不知設詐以求偶卽此已不足為人夫此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决也愚按侍郎此說極透闢惟設詐求偶不足為人夫貞女所以疾深拒决數語雖駁漢儒仍未脫漢儒窠臼詩序明明以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為斷卽朱子以禮自守不為强暴所污意一添入强委聘不備禮等詞便枝節橫生了無情理袁絜齋毛詩經筵講義曰女以貞信自守惟恐少有點污冰清玉潔克保其身豈容彊暴之男得以侵陵明于聽訟者

視其皃察其言觀其理之然否固知其大節無虧是眞善於說詩者矣若王雪山總聞云暴男侵貞女亂世容或有之而召公分壤被美教成雅俗不應如此女固可佝男爲何人豈文王之化獨及女不及男耶云云雪山與鄭朱諸公均不宗詩序吾得而駁之曰軒轅之化何以有蚩尤耶虞舜之化何以有四凶耶文王之化何以有管蔡耶此諸人較之彊暴者何如嗚乎廢詩序而言詩何異瞽者之無相哉

何少司農

甯晉何賡卿先生彤雲濬師試京兆座主也弱冠登科第供奉　南齋問學淵博心氣和平與人語從無疾聲厲色門生屬吏侍其側者終日無倦容以故皆樂親近之丁艱回籍歿於成都旅寓年甫四十惜哉故事值內廷卿貳赴衙門辦事者鮮先生官戶部侍郎一日文宗召見問汝常到部否先生奏臣今日卽去人服其應對之敏憶乙卯丙辰間濬師在　圓明園直廬毋散後過澄懷園先生必留飲書室中偶呈一詩作一文深蒙獎掖迨先生出都時瀕行執濬師手不忍別且諭之

曰賢好爲之非翰苑中無以位置也嗚乎𩟄鐘之鶴不飛不舞實爲羊公辱矣謹識數語亦足徵先生愛士之一端云

海洋記畧

揚子法言云君子避礙則通諸理理勢所在有未可一概論焉濬師官京朝十年從事於洋務者七年每於官文書中擇其事理之當否衡乎時勢之艱難或存於心或記於簡其機密者不敢言而其可言者要不外理勢之兩途昔程子謂宋世有不可及者數端而其一曰待

夷狄以禮禮者理也我有理以通之亦何患乎彼之無禮哉尊周攘夷之義無日不在士大夫心也而所以尊之攘之之道又非徒士大夫空言塞責也茲就見聞所及錄於後俾質諸世之講經濟者

粵東準外國通商以來惟英吉利國生理較大向經該國設有公司派令大二三四班來粵經理貿易其公司船每年於七八月間陸續來粵兌換貨物至十二月及次年正二月內出口回國該大班商人等於公司船出口完竣之後請牌前往澳門居住俟七月

八月間該國貨船至粵該大班人等復請牌赴省料理嗣因公司散局大班不來現值該國來船絡繹商船人等實繁有徒亟資鈐束以期綏靖今洋人義律領有該國公書文憑派令經管商梢事務雖核與向派大班不符但不別有干預似可量為變通查照從前大班來粵章程准其至省照料道光十七年正月廣督鄧廷楨奏摺

此英領事義律往廣東省城之始今則建領事官署盡河南沙面地基蓋造洋樓而各省海關均有領事官署且於京城設駐京全權大臣

中外諸洋以老萬山爲界老萬山以外汪洋無際是爲黑水洋非中土所轄老萬山以內如零丁九洲等處洋面是爲外洋係屬廣東轄境其逼近內地州縣者方爲內洋如金星門其一也（道光十八年正月廣督鄧廷楨奏摺）

太常寺少卿許公乃濟奏請收鴉片烟稅道光十八年閏四月鴻臚寺卿黃公爵滋奏請嚴禁引余文儀臺灣志云交留巴本輕捷善鬬紅毛製造鴉片烟誘使食之遂疲羸受制此禁烟之始今鴉片烟仍弛禁而收稅黃固正論許官粵東監司以所議亦不爲無

見事激則變易之戒履霜信然

英義律之在粤也曾言馬化倫係英國官目來粤稽查貿易令伊進省代具呈詞免寫禀字道光十八年

七月廣督鄧公廷楨奏

聞此洋官致督撫書函不稱禀之始今條約中全權大臣等與部院督撫用照會領事官以次用申呈

粤東陸路各口岸入烟稠密貨蕟雜處以潮州府澄海縣屬之汕頭潮陽縣屬之達濠爲最今汕頭建有

官署惠潮嘉道往來於其間而洋人入潮城之舉迄

未能阻署粵東巡撫郭公嵩　有言議欵以後內地府縣各城聽從遊歷載在和約諸君子嚴拒之之義而先逆　諭旨是彼之欲入城其勢順我之阻其入城其勢已先處於逆洋人通商汕頭距潮州咫尺商賈覬覦其餘利而與之交易工匠夫役受其雇值而爲之奔馳徒恃一二學者持不准入城之議以求相勝其言誠正其氣已孤數語實爲顛撲不破

道光十九年三月林公則徐等奏躉船鴉片銷除淨盡乃爲杜絕病源臣則徐當撰諭帖責令各洋人將

所有烟土盡行繳官卽於二月十三日據領事義律
稟覆向各洋人名下追究呈明共有二萬二百八十
三箱此査繳鴉片烟土之始以後復陸續令其呈繳
并嚴定夾帶罪名或者曰禁內地之吸烟卽不能不
杜絶外地之賣烟禁果行矣內地無吸食之人外來
之烟土從何售賣今乃勒繳烟土彼商原爲謀利而
來利不獲而并其本沒之激之甚而反相陵者勢也
文忠斯舉不無遺憾
番船初到時先於虎門口外寄碇如擔杆山銅鼓洋

大嶼山零丁洋尖沙嘴仰船洲琵琶洲上下磨刀沙灣石筍九洲沙瀝潭仔雞頸等洋皆向准洋船寄泊之所此等洋面雖在老萬山以內而老萬山并無口門洋船必雇引水小船報明引入虎門口內停泊黃浦始得開艙驗貨按則報稅互市其在虎門以外寄泊中路各洋者皆未入口之船道光十九年七月廣督林則徐奏摺據此虎門乃天險也險而能守是在人事

廣東水師大鵬營所轄洋面延袤四百餘里爲海船經由停泊之區其尖沙嘴一帶東北負山西則有急

水門鷄踏門東則有鯉魚門佛堂門而大嶼巨島又在其西南四面環山藏風聚氣波活浪靜水勢寬深就粵省海道而論凡東赴惠潮北往閩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該處經過尖沙嘴山麓有石脚一段其形方長官涌偏南一山前有石排一段天生磐固兩處各建炮臺一座聲勢旣相聯絡控制亦極得宜道光二十年四月廣督林則徐奏摺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定海鎮臣張朝發與英人接戰此洋人攻城之始

定海鎮海相距僅止百有餘里一帆可到鎮海口直通內地其要隘全在笠山外障與招寶山及金鷄山對峙作爲鈴口道光二十年七月浙撫烏爾恭額奏摺

欽差大臣左公宗棠曰泰西諸國以奇巧著聞自唐以來載籍詳之矣惟火輪船之製從前未有所聞據彼中人言近四十餘年乃始造成以西歷推之則道光初元前後也濬師按道光二十年七月廣督林公則徐奏稱洋人先後來有車輪船三隻以火焔激動機軸駕駛較捷此項船隻前曾到過粵洋專爲巡風

送信蓋彼中歷千數百年研精覃思發其奇秘爻以是囑之子師以是望之弟不至於極詣不止顆哉人巧乃奪天工

欽差大臣左公宗棠曰學習西洋製器內地工匠執柯伐柯所得者不過彼柯長短之則至欲窮其製作之原通其法意則固非習其圖書算學不可故請於船局中附設藝局招十餘歲聰俊子弟延洋師教之先以言語文字繼以圖書算學學成而後督造有人管駕有人輪船之事始爲一了百了如果有成則海

防海運治水轉漕一切歲需之費所省無數而內紓
國計利民生外消賊患樹强援舉在乎此善哉言
乎同文館學習西洋文字之八旗俊秀予曾歷試以
各國洋字文件均能通曉譯寫此非其明效與考試
之奏出臺臣閣臣發明春秋正論事雖未罷而有名
無實矣予嘗有句云局外是非談似易箇中籌畫解
原難知我乎抑罪我乎
杭州省城東面清泰等門近臨錢唐江岸江水南來
北流至銀山門之東北轉而向東由鳳皇山鼈子門

下注於海兩岸漲沙時坍時長平日止通小船遇有潮汎微大船隻亦可乘潮而入查得水面較窄槍炮易施之潮神廟地方爲咽喉要路道光二十年七月杭州將軍奇明保等奏

摺

道光間英人馬里遜能書漢字義律亦英人十餘歲時前來澳門有馬里臣者教以漢洋言語文字管理貿易帶兵等事後爲英國領事官告示文字悉出其手英國兵船向泊離粵二萬餘里之孟甲喇萬打喇沙等處皆聽義律調遣

直隸總督琦善公奏摺中有云該洋人呈閱所謂全權何其式圓而上有斑文近似符籙不知全權者乃彼國之全權大臣洋人所謂保其自主之權而可以代其君主發號施令也外國印信或圓或方或長或大或小無一定從前止有洋字今則加以漢字凡和約等件用蠟餅印成堆出紙上有斑文而似符籙者實印信耳當時未能考核陶宏景所以致慨於一事不知也

嘉慶二十一年英國官羅斗何美士德等自北遣回

由內河逐站護送回粵予曾徧訪其成案竟未得見

宋史鄧肅傳肅嘗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今之製輪船修鐵路設銅線欲其速耳不僅在文書一端也署廣東巡撫郭公嵩燾曰鄙意欲仿宋元遺制稍加變通於通商各口設立市舶司由督撫擇本地士紳為之達其名於部令海關量給經費三年一更替而授以官凡商民製造輪船司其籍而稽其貿易之盈虛其赴各國貿易者由市舶司給照而移知各國領事加勘合焉凡與

洋人貿易交涉事宜悉聽理處大者白於督撫而課
稅仍責之監督市舶司不得干預有營私者罪之其
餘出海各船皆聽稽查從前文武各官稽查海船出
入舊例悉罷除之去官吏煩苛之政而稍通以情司
海船修廠之籍而務課以實而後中國商民得以漸
服官之約束乃可推類以及洋人其與修鐵道銅線
之屬皆責成中國商民主之而於所過關津市鎮卸
載貨物依課則徵稅聞南海伍氏借修花旗鐵道銀
一百萬兩爲花旗商民所推重若一切由中國商民

主持則洋人之助工者亦伍氏幫脩鐵路之類也中國之實情計無有逾於是者故各省官置輪船一時之利也可以議行而使商民得公置輪船永遠無窮之利也一切皆可以是推行官商各船運載貨物沿海暢行其有裨於　國家之經費亦必多矣予每讀之輒爲擊節惜此議迄未有成郭公又嘗致予一書亦經國之要務藏之匣中未敢宣播云

江蘇巡撫李公鴻章曰西士出入中國其書之譯行者天算之外有奇器圖說諸書備取機各火器圖式

載於戚繼光兵書佛郎機即法蘭西以國名其礮也而其數術終明之世抑不見用我　朝定鼎確有見於中法之不合天行首以西術列於臺官順康之初西士肩臂接於京師　仁皇帝特愛其術童而習之逮吳三桂之變南懷仁時官欽天監監正奉　諭多造西洋輕便銅礮以便攻伐卒剛平三藩嗣以平定準部攻金川征緬甸剿川黔土司皆以砲火隨征所向克捷於是有八旗火器營之設　耿光大烈有自來矣西人既受中國寵任倡行耶穌之教幾遍海內

物忌太盛乾隆中乃有楊光先者著不得已一書極言天主教之害其言謂甯可天算違行不可任用西士學士大夫亦交口醜詆於是嚴行驅禁毀其堂宇西士絕迹於中土者近百年然臺官循其法不能變軍火利器依舊式製造亦無奇巧變幻之方孰意智巧之士伏於海外殫精竭慮日新月異其鋒鋭致不可當而中國未知也然其法既出亦必不能深自藏匿某考道光初年英吉利猶入貢間有小巧火器載在禮部則例揆其意蓋隱然以此相炫耀其時識者

已為海洋抱隱憂假令昔日體會　仁皇帝聖人學於萬物之意去短取長則天主教自不妨禁西士自不妨留梯航踵接必有如南懷仁能為中國効力製造盡其思之所至變化出之安見輪船硼砲洋槍銅帽之獨為外國擅絕也至今日而楊光先不得已之論果何如哉某每一念及未嘗不歎一孔之儒貽誤至此是故火器之亟宜精學非謂剿除賊盜少此不可實則自強之道舍此末由

江蘇巡撫李公鴻章曰購買外洋各種軍火盡心研

究畧知端倪又雇募精巧匠人留心仿製近來稍有把握試將各局製造施放之有成效者約畧言之一曰長炸炮大者喫子至百餘磅小者喫子至十餘磅造炮之法先鑄一實心大鐵塊頭大尾小外如塔形鑄就後銼削砲質先定何處爲砲耳何處爲浮線外面銼磨光滑然後用鐵車對準中線車空炮腹由小而大由淺而深至近頭之處鐵皮極厚緣此處藥氣緊閉其力甚猛比葯在空地然者其力約加三十倍愈近尾則力愈鬆是以近口處鐵可稍薄降而至受

二十四磅彈三十二磅彈之炮則銅鑄鋼鑄者尤妙有空腹者有實心者空腹之彈先製內模搏沙爲毬蔕繫鐵絲炭焙令沙燥則內模成次製外模和泥爲之揉以稻穗底蓋如一剜其中令空寬過內模二三寸蓋端穿小穴置內模於底而加蓋則蔕端鐵絲貫出穴上匠人將鎔就鐵汁斜傾入穴內俟滿然後決去彈心內模之泥而彈以成彈口必用螺旋冒以錫蓋以免潮溼彈口用引或以銅或以黃楊木外國人擊遠敵用銅引擊近敵用木引中國仿製則用木引

較壐木引長二寸至四寸不等首尾皆平圓形如錐柄引首圓徑約一寸尾圓約七分引首中鏇陷二分許外備輪廓中通而不到底中通處入緩藥陷深處施藥線引旁穿細眼或九或十七或二十一其及遠之可稽算者以二百步起至二千一百步止彈入炸藥後木引配好眷緊其口朝外炮藥然時其火燄包出彈子之外初而然及木引首之藥線繼而然及木引中之緩藥如擊近則就靠上之細眼鑽穿火力行至此斜穿然及炸藥而彈炸矣擊稍遠則就中間之

細眼鑽穿再遠則就靠下之細眼鑽穿時時較試自有效驗凡長炸炮之彈皆下施木座絡以馬口鐵出口時勢纔直而不偏一曰短炸砲身短而口哆砲耳在後形如怒蛙俗名田鷄砲其口斜昂向天故外國人又名天炮分周天三百六十度八分之一爲四十五度砲口測準四十五度不可時高時低但以藥之多寡定彈之遠近從高墜下落地開花內地爐所製短炸砲有受十八磅之彈砲重不滿五十斤用藥僅三兩許遠及千餘步最爲輕便其次有受四十八磅

之彈有受一百零八磅之彈用藥遞加彈亦遞重大約轟堅城破砲臺則用長炸砲雷奔電擊纍纍貫珠擊厚攻堅殆同摧枯驚敵心散敵陣則兼用短炸砲砉然中墜勢若下石洞垣穿墉雖趨避莫避砲有不同而用彈則一律惟以瑩滑合膛爲主大約砲口徑一寸彈必徑九分六釐所爭不過一皮紙厚藥氣不外洩彈方能及遠有力其餘各彈有橢圓者有頂銳而底平者有首尾俱尖如橄欖形者有雙層上實藥而下實子中間以鐵皮者又有洋鐵盒內藏羣子者又

有菩提子彈用繩絡大子塗以漆擊遠則四散者又有腎包鍋中施鐵柱內藏自來火觸物而機自發者又有三眼噴火子用以燒物者以上各種炸彈皆可仿鑄至如英法近來新出之砲有砲尾開門決去螺旋以受彈者其砲腹亦有螺旋藥然則彈子旋轉而出勢最猛烈而擊遠名曰來福砲又砲腹有火藥房比長砲較短而比短砲較長名曰焉勿着砲又有無雙耳腹下有一圈此乃擊近所用名曰加戀力砲此皆妙品最難仿製某曾購有西人瀛爐鏇木打眼鉸

螺旋鑄彈諸機器皆綰於汽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筒筒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撥動鐵輪輪綰皮帶擊繞軸心彼此連綴輪旋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之發縱不藉人力之運動也

萬國公法美國丁韙良所譯予與陳子敬李叔彥毛升甫三君竭年餘之力爲之刪削考訂其中於中外交涉事宜頗多可採惟以鈎輈格磔之談律以中華文字不無勉强牽就并有語氣不合處有心者分別

體會未始不可據理論辯因勢利導也全書具在披
覽可知

乘查筆記斌君斌椿著予曾爲之校訂所至者九國
但敘其程途之遠近服御之奇巧大要仍不出瀛寰
志畧範圍驗遊踪則可無甚關係處故不具錄

無可大師

桐城家密之先生以智鼎革後削髮爲僧居粤中改名
無可康熙初年其子陪翁中通迎之歸里舟次萬安卒
停柩月水山中其法嗣弟子將建塔以葬次子素北中

履
質諸當事以爪髮付僧家瘞諸塔內身仍歸方氏素
北乃扶櫬回桐城葬於浮山枲花岡朱笥河先生過浮
山拜先生墓詩云萬安好住師須住骨肉兒孫仍乞還

魚鷹

鸕鷀食魚入喉則爛其骨圭鰻及嚏峽中人稱鸕鷀爲
烏鬼蜀人養此鳥使捕魚得魚則倒提而出杜詩家家
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蓋言此鳥捕魚而人得食也禽經
王雎雎鳩魚鷹也注毛詩曰王雎鷙而有別多子江表
人呼以爲魚鷹江干漁戶馴養極多捕魚出不合食鷹

饑則捕魚愈力或亦烏鬼之類歟吾師黃琴士先生有魚鷹詩云江上有魚鷹賦性貪且狡終日波浪裏攫拏恣翻攪大魚驚逃避小魚供饜飽豈知老漁翁網羅遍圍繞將汝籠致之生涯在是了予汝三日餓腸空目深胷皮環搤汝喙麻繩縛汝爪縱汝入水中泅身沒頭腦魴鱮亦何譬張口吞多少縱汝復擒汝傾囊得鱗甏賴汝口中物換得米鹽好善哉用汝貪汝不如人巧借題發揮足爲貪婪之戒下一鍼砭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涉世者可勿戒哉

唎喇

詩家多有作唎喇詞者桉帝京景物畧唎喇者搯撥數唱䙁劇之名

蕉軒隨錄卷八終